

滕新書

著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礼。



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滕新书，男，烟台日报社记者。1968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市毕郭镇滕家村。1991年7月毕业于青岛大学，分配到烟台橡胶厂。1994年12月调入烟台日报社，从事记者、编辑工作，采写的新闻和文学作品除在本社报刊发表外，还发表于国家、省级报刊，获得过全国和省市级新闻奖。

2016年至2018年，连续三年获得烟台日报社“十佳记者”称号；2018年11月荣获烟台“全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滕新书
著

一名记者的 红色印记寻访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名记者的红色印记寻访 / 滕新书著. — 青岛 :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9.7

ISBN 978-7-5670-2370-3

I. ①一… II. ①滕… III. ①革命回忆录—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83435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 版 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pub.ouc.edu.cn>
电子信箱 465407097@qq.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传真)
责任编辑 董 超 滕俊平 电话 0532-85902342
装帧设计 祝玉华 滕新书
照 排 光合时代
印 制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230mm
印 张 24.5
字 数 319千
印 数 1—2500
定 价 59.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532-88194567, 由印刷厂负责调换。

在红色土地上寻找红色印记

新闻记者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更应该是事实的挖掘者和历史的传承者。新闻就像矿藏，只有像矿工一样顺着矿脉的线索去努力挖掘，才能采写到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矿工的记者不是好记者。而要传承历史，很多时候需要记者去探寻被尘封的事实真相。本书收录的作品，不仅有对健在的革命功臣的采访，有对牺牲的革命烈士事迹的追寻，有对革命后代寻找先辈印记的记录，更有当代人对革命前辈战斗历史的挖掘、整理和对他们革命精神的传承。

胶东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在这样一片红色的土地上，作为烟台日报社的记者，在二十五年的新闻工作中，我采访过很多与红色印记有关的人物和事件。与以往出版的一些回忆革命前辈的作品不同的是，这里收录的不是广为人知的史料，而多是我自己挖掘、采写的革命前辈鲜为人知的壮举和事实，其中的寻访历程，既是对革命前辈的崇敬和缅怀，也为历史留下了永远的记忆。除了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我还找到了令侵华日军敬佩的招远跳井烈士牺牲的准确地点；找到了一对胶东八路军夫妻当年演绎《柳堡的故事》的地方，吸引了一批英雄后代前来寻找父辈战斗的足迹；找到了一位革命前辈兄长的牺牲地，弥补了他们一家人七十年的遗憾；找到了当年救治任常伦的群众和任常伦当年救出的战友，了解了任常伦牺牲的真相；找到了几位志愿军烈士的国外安葬地，了却了他们后人的心愿；特别是历时十年之久，

通过一位志愿者从朝鲜墓地捧回的一把土，让一位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魂归故里；帮助作为革命后代的日本遗孤寻找亲生父母，消除了她一些遗憾。在寻找令侵华日军敬佩的招远跳井烈士时，我一下子发现了三位跳井牺牲的烈士的事迹，不由让人心生感慨：还有多少烈士壮举被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啊！

新闻是易碎品。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我对红色记忆的挖掘、采访和报道，不仅是为了缅怀革命前辈、教育当代人，还可以作为明日历史的备忘录，使其不至于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除了一篇因为版面原因没有发表之外，本书收录的文章都发表在烟台日报社创办的《烟台日报》《烟台晚报》《今晨6点》上。编汇此书时，作者对部分文章的标题、内容等做了技术性的修改。为便于阅读，书中收录的消息、通讯都删去了电头和署名，其中两篇与他人合作的文章后有备注。书中作品基本按照历史或逻辑关系排序。除了第一部分引用作家萨苏的两篇博客文章外，附录均为他人作品和文字。

滕新书

2019年3月27日

第一章 寻找日军记载的招远跳井烈士

（一）萨苏曝出日军记载招远烈士故事	003
我们能找到他吗？	003
（二）读者提供招远跳井烈士线索	009
日本老兵书中的烈士有了下落	009
（三）记者找到三位招远跳井烈士	013
我们一定能找到这位无名烈士！	013
我们要找的无名烈士是他吗？	018
日军记载的烈士牺牲在段家洼	024
大岚也有个跳井牺牲的八路军	030
日军记载的招远烈士安眠家乡	034

第二章 “一字之师” 找到烈士安葬地

一字之误误了七十年寻亲路	039
李基升烈士安葬在招远岭上	043
烈士弟弟十二岁随母亲参加革命	048

第三章 胶东当年也有《柳堡的故事》

胶东八路军演绎《柳堡的故事》	055
罗义淮用相机记录革命历史	057
罗小兵解读父母照片背后的故事	063
英雄后代寻找胶东红色印记（上）	067
英雄后代寻找胶东红色印记（下）	073
“红二代” 捐助胶东老区人民	078

第四章 与死神争抢健在的革命英雄

王道恩：八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083
孙玉祥一家四人死于日军轰炸	090
孙玉祥见证美军登陆烟台事件	093
蓬莱隋家窑散落着不少红色记忆	099
翟浩生戎马生涯三十年没打过仗	103
隋元方妻子入党不知道他是书记	108
老八路孙佑杰七十年笔耕不辍	113
车吉仁捐赠三十三首抗战歌曲	118
女八路领他走上革命路	120
捐赠抗战歌曲的车吉仁去世	125

第五章 寻找革命前辈的红色印记

刘经三为革命“绑架”父亲	129
刘经三狱中准确预测“二战”爆发	135
赵鸿功在蓬莱撒下革命火种	137
牟其瑞被称为“抗日大律师”	142
福山女英烈于敏归葬家乡	146
“花爪子”：独胆抗日英雄冯官令	149
徐学盛：一位英烈的传奇人生	156
昆嵛山滂沱藏着不少红色印记	161

第六章 探寻任常伦牺牲的真相

战斗英雄任常伦，他是黄县孙胡庄的人	169
史德明，终生不忘任常伦	171

观水，一片红色的土地	173
史志部门将改写任常伦史料	179
任常伦其实是这样牺牲的	181

第七章 追寻胶东地雷战英雄

一束鲜花祭奠英雄	199
地雷战成就海阳农民三英雄	200
赵瞳：不让地雷战的记忆泯灭	206
牟平有位爆炸大王刘元宪	212

第八章 日本遗孤也是革命后代

日本遗孤在烟台	217
中日姐妹都是革命后代	222
寻找革命遗孤的生父印记	226

第九章 让志愿军烈士魂归故里

曲成山：一包文物引出的烈士	233
曲成山到底安葬在哪里？	239
曲成山安葬在朝鲜兄弟山陵园	241
曲成山烈士英魂有望归乡	243
刁忠书也在朝鲜牺牲不知葬何处	246
刁忠书应是葬在长津湖陵园	249
钟兆珍烈士安葬在哪里？	252
爱心人士慰问曲成山家人	254
曲成山七十七年后魂归故里	256

第十章 邓云宝收藏红色文物“感动山东”

小屋藏着“革命军事博物馆”	261
日本画报自曝日军侵华史实	262
一个人和万件红色文物	266
邓云宝：此生心系红色文物	271
邓云宝红色文物展落户招远	278
红色收藏家邓云宝上了央视	280
邓云宝登上“感动山东”人物榜	282
邓云宝收藏了两块抗日石刻	284
“红二代”参观邓云宝收藏展	285
北京军区派人探访邓云宝	290
两万件文物差点被雨淋毁	292

第十一章 收藏家“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一) 收藏家是历史的挖掘者	305
施立光追回“三支队”创始人文稿	312
(二)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	314
1931年海阳律师创办《爱国报》	314
1933年牟平师生创办抗日刊物	318
烟台也有央视报道的日本侵华地图	320
烟台发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321
日军侵华纪念戳曝光其侵华行程	325
日本记者照片被盖章“不许可”	326
《画报跃进之日本》留下侵华影像	328
《崑崙报》记录胶东军民抗日史	331
抗战胜利政府给抗属发贺年卡	335

一张复员证显示我军大裁军诚意	336
喜报里藏着东北军胶东作战秘密	339
劳工票展示胶东人民支前盛况	343
五件文物讲述宫英玉革命经历	345
六封军人家书透露解放战争历程	348
两件藏品展现革命前辈战略眼光	351
两件文物寄托抗美援朝时期军民情	354
八十年前的布告宣告北海银行成立	356
烟台发现我党早期财政报表	358
烟台发现最早的共产党员退休证	360
第十二章 “红二代” 关注烟台红色文化	
烟台红色文化感动了网络大 V	367
烟台应该打造“红色文化”名片	369
胶东抗战意义值得深入挖掘和宣扬	372
后记	377

第一章

寻找日军记载的招远跳井烈士

2014年，我在作家萨苏的新浪博客中看到一篇文章，提到侵华日军桑岛节郎归国后写作的《华北战记》曾记载了招远一名八路军地方干部被俘跳井的事迹，并为此呼吁寻找这位烈士牺牲的地点。

萨苏的这篇文章是2010年发表的，当时引起了很多人关注、留言，多家媒体也做过报道，但都没有找到这位烈士牺牲的具体地点。

2014年9月至10月，我多次赶赴招远，走访近十个村庄，联系数十人，终于找到了这位无名烈士牺牲的地点。与此同时，我也寻访到许多其他英雄的事迹，包括其他两位跳井牺牲的烈士，前后写出五篇报道。

在这一寻访过程中，我没有单纯地相信当地村民的说法，而是根据桑岛节郎书中提供的线索与他们的说法进行比对，根据各种证据排除了他们最早认定的那位烈士；随后，又根据各种情况进行推理、计算、分析，根据当年日军经过的地点，结合部队的行军速度和行走的时间确定其行军路线，再从路线沿途的村庄打听，最后得到线索，找到了桑岛节郎记载的招远跳井烈士牺牲地点——之前，萨苏根据读者提供的线索，在博客文章里认定他们找到了那位烈士，外界也一致认定了其结论，如果我不到现场采访纠正，恐怕外界就会以讹传讹，那位烈士就可能永不为人所知了。

这五篇系列报道发出后，也引起很多读者关注，不少人陆续提供了一些当年抗战英雄的线索，我因此接连采访报道了当地一些革命故事，不仅弘扬了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也使更多的读者受到了爱国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教育，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在这几次采访中，我的女儿、时年十八岁的滕艺，利用假期几次跟随我采访，帮我拍摄照片，也获得了不少教益，可见言传身教的作用。

萨苏介绍的侵华日军桑岛节郎的《华北战记》，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了解当年革命前辈英雄事迹的视角，因为处于敌对的立场，侵华日军对这些英雄的记录可能会更真实一些——一个侵华日军认为是“了不起的、有着坚定信念的”的八路军干部的壮举，胜过我们用一堆形容词的赞美——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与革命战士对阵的侵华日军的感触，也是我们衡量英雄的一把尺子。

在寻找招远跳井烈士期间，我们也了解到一些以往史料不曾记载的细节，像日军投降后吃饭担心被投毒的恐惧，看老百姓恨他们就转过屁股让老百姓打，等等，让人听了忍俊不禁。

作为记者，除了基本的了解、记录事实外，还应该依靠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去分析、判断事物的真假，挖掘事件的真相，才能避免被假象或错误的表象迷惑，为读者提供真实可靠的报道，不至于为历史留下迷雾，甚至是错误。

（一）萨苏曝出日军记载招远烈士故事

我们能找到他吗？

——日军记载的无名战士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中其实只有一个想法——我们能找到他吗？

如果能找到，想到他的墓前，献一束花。

桑岛节郎，《华北战记》的作者，在《齐山之战》一节中，写下了一段他的亲身经历，那是他在1943年一次扫荡中的经历。我想，萨苏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完完整整地翻译过来——

昭和十八年（1943年）一月七日随下店据点的官兵轮换回中队部修整，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三个月的医务室，从那些老兵们的吼叫声中解放了。青木忠三郎上等兵代替我去下店担任卫生兵，中队这里我还有一个同事，是长浜升上等兵。

“好了好了，总算安生一些了。”就在我刚刚这样想的时候，当天夜里，又接到随队出发的命令。时在夜十一点三十分，外面大雪纷飞。讨伐队由一个指挥班、两个小队、一个机关枪分队组成，此外还有县警备队的一个中队。日军驻屯的各县县城，都有两个中队以上的县警备队，一般行动时都会留一个中队担任留守。不过，县警备队战意低迷，没有足够的战

斗力。

在大雪中跋涉，没有说话的欲望，所以大家都默默无语，埋头行军。我今天穿得有些少。本来应该穿羊毛的防寒裤，结果只穿了一条薄薄的军裤，寒冷的感觉从脚下一直升上来，下半身冷得厉害。天快亮的时候，雪停了，所见之处都是白皑皑的雪原。我们踏雪前进，在拂晓突袭了位于招远县北部一个叫作石栅的村庄。但是，八路军早已转移了。“也许还有躲藏起来的，进村，彻底地搜！”带队的中队长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挨家挨户的搜查终于有了结果，我们抓到一名年轻的地方干部（日语为“工作人员”）。

因为按照计划第二天还要继续战斗，这一天我们准备到招远县北部招远与龙口之间的要冲槐树庄宿营。于是，吃完早饭后我们出发。

我在昭和十七年（1942）十一月参加作战的时候，带的是长枪，不过这一次没有带，只在腰间的皮带上佩一支毛瑟式手枪。我编在指挥班，班长寺岛辰三军曹对我下令道：“桑岛，你，拉着俘虏走。”那名干部被双手反剪捆绑着，寺岛把绳子的一端扔给我牵着。

这名八路军干部看起来二十四五岁，个子不高，但目光锐利。他留着偏分的头发，皮肤白皙，堪称美男子，是一个让人看来干练而有气度的年轻人，穿着一身新便服。

我能讲磕磕巴巴的中国话。在青岛陆军医院进行卫生兵教育培训的时候，我曾经向忘记了名字的一名药剂少尉学中国话，一个星期一小时，先后学了四个月。在下店，也曾经和县警备队的队员接触，于是，也算是能懂一点中文。

“你多大年龄？”

“到了招远就要杀你啦。”

我这样对俘虏说。但是，我的话对他仿佛是耳边风，他连看也没看我

一眼。就这样一言不发地走了两个小时。突然，他转向我站定，开了口：“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看不到祖国的胜利就要死了，真遗憾啊。”

他镇定地说完这句话，猛然间高呼一声：“中国共产党万岁！”冲了出去，纵身跳进路边的一口水井，投井自杀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令人错愕的一瞬间。这时，众人才叫着：“怎么了？”赶到井边来看。第二小队第一分队队长小泉佑司伍长道：“要死，就成全他吧。”一边说，一边举起步枪，朝井中连打了五枪。

行军的时候，我把俘虏的绑绳一圈一圈挽在自己手上，但是鬼使神差地，在发生跳井的事情之前，我把绑绳多余的部分拴成了一个绳捆，自己只拉着最后的一小截。于是，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才来得及急忙放手，而没有被他带进井里去。山东半岛雨水不多，所以有田的地方往往都挖有灌溉用、很深的井，井口与地面几乎是齐平的。这次出事的井，就是这样的。

“桑岛，你幸运啊，没让八路拉了同归于尽。”在我趴在井口向下看的时候，寺岛军曹拍着我的肩说。

与军事相比更重视政治的八路军中，干部的地位很高。所以即便只抓住一个干部，也可以算是战果了。结果让他这样死了，肯定要被中队长“另眼相看”的吧，我想。不料柏崎中队长竟是无言，而我自己一句辩解的话也说不出。

一瞬间，那名自杀的干部的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伴随着我继续行军。中国人之中有这样了不起的、有着坚定信念的青年人，让我觉得对中国人必须重新审视。设身处地想过后，满心纠结。这件事，发生在山东省招远县城北方大约十五公里的地方。

“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看不到祖国的胜利就要死了，真遗憾。”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两句话，是我读这段文字时最为震撼的部分。假如在电影或电视剧中看到这样的台词，我想，很多人会笑——不怪观众，怪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演绎过太多宣传色彩浓厚的东西。

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从那位年轻的八路军口中说出的这两句话，能形容的词语，我认为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圣。

无论今天我们怎样看，发生过的，就是历史。

在这段日本老兵写给日本人看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自己当年曾经拥有的神圣。

这才是最让我震撼的地方。

忽然想起，在抗战烈士墓地，曾多次看到的一句题词——“民族之光”。

这名被曾经的敌人所钦佩、记录在异国文字中的烈士，牺牲的时间是1943年1月8日，被捕地点在招远县石栅村，牺牲地点在招远县。

在中文的史料中，我无法找到任何关于他的信息。

六十七年后，我们，有希望找到他吗？

附：在日本老兵的记录中，如牺牲在招远的这名烈士的事件，比比皆是。例如，桑岛在《华北战记》第四章《不断的讨伐中》，也曾记录了另外八名八路军的死。

这一次的事件，发生在那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自尽的八路军干部牺牲后第四十天。这四十天里，桑岛所在的日军先在齐山，后在张画山头两次遭到八路军的沉重打击，特别是张画山头之战中，八路军还活捉了一名日军曹川野道角三郎（十九大队第一中队新兵教育士官，群馬县出身），令日军恼羞